

毛俄在印支的新爭奪

羅石圃

越戰是毛俄「和」「戰」路線爭執中的產物，當河內決定跟隨北平將戰爭推向越南，站在中共的立場，這一場在南越「反美」的戰爭，它在北越先已達成了「排俄」的任務。至美軍介入，蘇俄給予北越軍援，使中共不得不以排俄而同意結束越戰。北越既念於被它所出賣，蘇俄又安能不藉以鞏固它透過河內所伸展的領導權，將大陸置於其南北箝制之中？所以毛俄對印支的爭奪，已由越戰進入停火階段而益烈，今後更將展開殊死戰。從雙方的準備，便不難看到印支另一場毛俄短兵相接的鬥爭。

一 俄毛在印支的暗鬥階段

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結束了越南的抗法戰爭，由於這項會議既由蘇俄外長所提議召開，協議的訂結，也是蘇俄代表所極力促成。至於莫斯科何以力主越南停戰？一由於史達林新死，克宮正忙於內部奪權鬥爭，加上東歐附庸國家顯示不穩，其本身對越戰已無法支援；再以越共從戰爭發動以來，對中共的倚賴已隨戰局的擴大延長而與日俱增，戰爭繼續，徒使北平的勢力向中南半島愈加擴張，將形成尾大不掉而難以控制，所以祇有使北越走向和平，在從事和平建設期間，方可疏毛親俄，不致成為北平的附庸。

從日內瓦會議剛閉幕，俄毛雙方對世局發展檢討所作出相反結論，我們便不難看出其「和」「戰」路線的爭執，早就從此開端，並以印支地區為爭執的焦點。

中共認為日內瓦會議的成功，是它以「中國人民的血肉」來「支援越南人民解放戰爭」的成功。因此指出「亞洲人民的解放戰爭」，既然有了勝利，便應再擴大，再戰爭，通過暴力，以取得更新、更大的勝利成功。

蘇俄認為由於核武器的產生，世界戰爭業已完全改觀，戰爭的擴大，將使「革命的」與「反動的」雙方都得不到好處。日內瓦會議是由蘇俄出面與帝國主義者談判，這才使得越共獲得在戰場上得不到的勝利，不僅「解放」了越南，也鬆下了中共的包袱。因此，它主張要通過「和平共存」途徑，鞏

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勝利，以求得整個世界的最後「解放」。(註一)

從日內瓦會議閉幕後到一九六一年寮戰再起，北越在這一段和平建設期間，已由一面倒向中共而逐漸轉向蘇俄。從援助數字上看：中共由一九五五年的援助總額兩億美元，逐漸減少為一九六〇年的一億美元；蘇俄則在此同一時期，由一億一千九百五十萬美元，逐年增加為一億五千九百萬美元。從北越勞動黨的領導權看：其第一書記的職位，也由親毛派領袖長征手中，交給了親俄派的黎笏所接替。雖然在表面上看不出北平與河內對援助方面有意減少授受，但以北越的建設採取了以工業為重點，它所要求的機器北平既愛莫能助，這便很自然地祇有轉求於蘇俄。(註二)

至於長征的黨權被鬥垮，固然是由於他所領導以中共為藍本的農業建設失敗，以致引起了農民的反抗與軍心動搖，但在羣情忿激要求懲治禍首時，讓農業部長嚴春庵依然留任，將鬥爭的矛頭指向了親毛派的該部次長胡越勝和黨的總書記（以後稱第一書記）長征，這便不能不認為是有意抑制中共在河內的領導權力。尤其是軍隊介入了這場內部奪權鬥爭，更令北平會意識到一九五三年堅決反對長征邀請中共派兵參戰的國防部長武元甲，公然指出如讓其派兵入越，雖可擊敗法國，但對越南而言，亦不過是殖民地主人由巴黎轉到北平，且可能後者比前者更為醜惡。(註三)這其間便不能不認為出於他對武裝部隊的示意，以迫使長征下台而削弱中共的領導權。所以它認為唯有促使北越走向戰爭路線，方可讓它由就近支援而恢復領導權力以排除蘇俄。

二 由暗鬥到明爭時期

六十年代開始，毛俄的「和」「戰」路線歧異，已由暗鬥變成明爭，雙方既公開罵戰，寮國亦重開戰端。這是一場由中共與北越合夥輸出的戰爭，實際上也是北平迫使河內不得不進入它所安排的圈套。因為在胡志明的復國計劃中，認定法屬印支三邦都是越南獨立後的疆域，所以寮共高共都是越共一體的分肢，其武裝部隊也是由它卵翼而成。可是中共早在胡志明組織中南半島共產黨以前，便已由它分支的「南洋共產黨」而向東南亞各國播下了共黨的種子，且在寮北，早於抗日期間，便有一枝由它一手訓練裝備的寮共武裝。當一九六〇年，寮共殘餘部隊突破了永珍樊籠，分向桑怒與豐沙里流竄時，中共迅即支援它重燃戰火，進軍猛信南他。（註四）

在此種情況下，北越若不出兵介入，任憑中共直接支援寮共作戰，再挾寮共攻入寮南，使高共與南越共黨都可在它直接支援下發動戰爭，這不僅使河內在各國共黨奪得政權後其領土都非它所有，而北越本土亦在中共勢力的四面包圍中，蘇俄的援助亦鞭長莫及。這便是北越不得不寧可開罪蘇俄而棄和從戰——甘心和中共合夥向寮國輸出戰爭的苦衷。

華府和克宮都了解中共發動寮戰的目標在反美排俄，以致一九六一年，甘迺迪與黑魯雪夫在維也納會談，決定了一九六二年召開第二次日內瓦會議以結束寮戰，因而產生了永珍的左、右、中三派聯合政府。這對北越而言：可謂已有相當滿意的收穫。因為就地停火，使寮共從寮北到寮東以至寮南都擁有了地盤，並在聯合政府以內，連同當時倒向共黨的中立派，已是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後即可以和平奪權的策略使永珍政權全部變色。

但在中共，則不能不認為滿盤皆輸。由於蘇俄在寮戰期間，成功地籠絡了中立派領袖溥瑪親王而出任聯合政府的總理，中立軍司令康列，更接受了蘇俄由空運的直接補給支援，尤其在日內瓦會議席上，美俄雙方處處都表現友好合作，這已說明美俄將聯合一致共同圍堵它向東南亞輸出戰爭。永珍的聯合政府既為莫斯科和平共存——經過聯合過渡階段以達成完全「解放」的示範，俾促使東南亞各國共黨都跟隨它棄戰從和，而河內為了拉攏永珍政府的中立派與寮共一致，更不能不遷就蘇俄。此顯示北平為反美排俄所發動的

寮戰，其結果乃與它原訂的目標背道而馳。

中立軍在瓦瓶平原的駐地首先遭到寮共的佔領，接着康列被刺於赴俄療傷期間，其部隊被共黨一再分化後，且迫使他不得不在國外流亡，以至寮共陣營內由「北京派」展開整肅「蘇修反動派」，使蘇法努馮留俄歸國的長子亦難免一死。同時寮共退出永珍聯合政府而重開戰火，這都表示寮共是奉行北平的意旨，其目標在排除蘇俄的勢力，以迫使北越不能不跟隨它走向戰爭。

三 越戰的發展使中共滿盤皆輸

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共邀請「南越解放陣線」總書記阮文孝訪問北平，與郭沫若、廖承志發表聯合聲明，誣指美國侵略越南，要求成立越南聯合政府實行中立政策。此一期間，西貢的民主人士已公然攻擊吳廷琰政府獨裁，越南鄰接寮國與北越邊境已有越共武裝竄擾，且有大量武器走私入境。（註五）很顯然，寮共既已控制了由寮北經寮越邊境地區，中共從滇南經由此地帶自可直接支援越共發動戰事。河內認為美俄雙方在寮國已表示都不願作戰，而以聯合政府結束戰爭，又何妨在越南再發動戰爭，以迫使美俄不得不將永珍的聯合政府在西貢翻版。阮文孝與郭沫若等的聯合聲明，在河內，等於是向莫斯科示警：表示它將跟隨中共向越南輸出戰爭，其實它已再一次上了中共的圈套。

一九六三年五月，劉少奇訪問北越，與胡志明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即明白表示反對「修正主義」，積極支援越共加強對東南亞各地的「暴力革命」，以實現「東南亞民族解放」。（註六）這是北越公然表示捨棄了蘇俄的和平共存路線，跟隨中共向越南輸入戰爭，也是對莫斯科和華府沒有理睬阮文孝在越南組織聯合政府呼籲的報復。以後美軍介入越戰，蘇俄中途插手支援北越，這些發展，都是河內與北平始料所不及的，尤其是蘇俄乘美俄在越戰所形成的鵝蚌相爭，讓它在東南亞鐵幕內外坐收漁利，更使中共有苦難言。

中共原認為越戰既經掀起，蘇俄如出面支援，不僅表示揚棄了它所堅持和平路線，且將形成它夢寐以求的美俄戰爭，否則便祇有退出北越與整個東南亞地區讓它獨霸。誰能料想到在黑魯雪夫時代，視北越跟隨中共發動越戰同

爲共黨叛徒，已鼓勵了美軍一步步的介入越南戰場；至柯錫金當政，又給予了北越的軍援，亦並未觸怒華府。一九六八年河內接受了華府停炸和談的要求，這顯示蘇俄對北越的影響力已隨其軍援而升高，並可對華府證實：唯有以軍援恢復其對北越的影響力方可達成付託的斡旋和談使命，亦並非遁詞。

蘇俄對越戰所獲得漁利，並不止於河內與華府，當東南亞自由國家慌於美國將越戰付於和談而不足恃以協防，正在惶惶無計時，蘇俄迅即以代替美國協防的姿態，又贏得了此一地區各國和它貿易建交，同時經由河內將其援助伸入印支各國共黨陣營，使中共在它鐵幕內外所形成的雙線封鎖之中。一旦美軍全部撤退，勢必造成蘇俄在此一地區的勢力隨之加強，這對北平而言：可謂驅狼引虎，遂使它不能不意識到越戰的繼續，迫使美軍撤離，它無異是自掘墳墓。何況使美國由越戰所形成的內憂外患導致孤立主義抬頭，讓蘇俄獨霸橫行，它必將首被宰割，所以它認爲唯有拉攏華府結束越戰才可自存。

尼克森訪問北平，顯然是雙方爲了結束越戰而不得不尋求幕後談判，中共更是由反美排俄，轉而爲排俄乃不得不放棄有限度的反美。莫斯科當然了解個中用意，所以迅即邀請尼克森訪俄，同時針對北越及其印支夥伴都有橫被中共向美國出賣它們的悲忿，給予大量軍援以發動去年四月在越南戰場的凌厲進攻。這是對美國的打擊，更是籠絡北越及其夥伴以奪取中共的領導權。此後雙方在印支地區所展開一連串的爭奪戰，真是短兵相接，無所不用其極。可以看到在越戰停火協議簽定後，俄毛的生死搏鬥，勢必益加集中於此一地區。

四 當前在高棉的爭奪

當尼克森訪問北平期間，接受中共養的高棉流亡政府元首施亞努訪問河內，這在周恩來可能是讓他躲避鋒頭，以免他在美國記者無孔不入的情況下，口沒遮攔地有傷貴體體面。然而他一到河內便表示將一去不返大陸，據傳周恩來於送走尼克森後，曾赴河內并從中勸他返回大陸。由施某從河內飛抵上海時，張春橋等要員與大批羣衆的歡迎場面及當晚所排的盛宴，可見此一落魄王孫，由河內一行而剩餘價值陡增。何以致此？可從他返回北平不久

，周恩來在慶祝其流亡政權成立兩週年酒會上致詞，透露了內情。周的致詞，除重申中共堅決支持高棉人民反美鬥爭到底，並徹底打垮金邊的美國「僕從集團」，保證施亞努流亡政府回國執政而外，更痛責某一大國正在高棉搞第三勢力的陰謀。（註七）龍諾政府既被誣指爲美國「僕從集團」；與受北平卵翼的施亞努的流亡政權，自屬第一與第二兩個敵對勢力，他所指的第三勢力，顯然是介於此兩者之間與金邊保有外交關係，又透過河內軍援高共的蘇俄。施亞努由於中共邀請尼克森訪問，與北越同有橫被出賣的憂忿，所以一到河內而不願再返北平，當係蘇俄經由河內說服了他而準備脫離中共的牢籠。

施亞努在高棉境內的武裝，是以北越和越共共同卵翼的高共武裝爲基幹，加上一部份王室子弟和失意政客與農民混合而成。高共與施亞努本有血海深仇，祇以北越和越共爲了不得不用此一落魄王孫作爲統戰工具，以擴大反政府陣容，所以暫時都在他的旗下。經過蘇俄從中分化，斡旋高共與金邊和談，一旦有成，則施亞努流亡政權便已落空。所以中共必須經由河內控制高共不得聽命蘇俄。當施亞努於去年二月在河內表示無意返回北平，自屬發現了北越領導階層對中共有離心脫軌的跡象，亦即顯示中共將不能再經由河內控制高共，所以他自已亦不能不投向蘇俄。

如果施亞努常留河內而爲蘇俄所利用，則中共與蘇俄在印支的爭奪便先已失去了高棉，亦表示它在河內的權力遠不及莫斯科。所以當這位流亡元首從河內回到上海再轉赴北平，其剩餘價值突然增高百倍，這等於是中共在印支的賭博中，眼看着即將輸給蘇俄的一項賭注又已贏回。無怪乎周恩來要舉行喜出望外的慶祝酒會，並禁不住痛責某大國在高棉搞第三勢力的陰謀。

不過中共爭回了施亞努，並不等於控制了高棉的左派勢力。由此後曾赴莫斯科療傷的龍諾胞弟龍農上校，於去年四月抵達巴黎，不斷與蘇俄代表接觸，並稱莫斯科對高棉人民被捲入戰爭十分同情，且堅決反對施亞努復辟，同時傳出蘇俄有意積極支持一個致力於中立並保證共產黨參政的高棉，龍諾已接受了此一概念。（註八）接着龍諾總統於五月間發出對高共軍招降的號召，龍農親赴吳哥窟與高共和談。雖此次歸附談判並未成功，但分別投向政府旗下的共黨武裝部隊總數已超過八百人。至九月間高棉選舉國會議員，其登記的政黨中亦有高棉共產黨（註九），這都顯然是莫斯科與金邊合作的結

果，正如施亞努所說的：「某一外國正在竭力使他處於孤立地位，企圖在高棉成立共產黨，促成『進步』份子投奔龍諾政府，（註十）亦即蘇俄正在高棉從事挖掘施亞努政權牆腳的工作，使中共對它的卵翼因此落空。」

施亞努認為蘇俄對他的敵意，完全是由於俄毛仇視而他又接受了北平的餵養，（註十一）這無異指出他一旦脫離了中共的牢籠，蘇俄仍可予以支持。再由他在去年十一月對合眾社記者表示：他決不讓南越支配高棉，亦斷不會受中共、北越、蘇俄三方面的支配（註十二），可見中共想經由他控制高棉，便須掌握住高共及「民族團結陣線」的武裝。

五 中共在寮國的陰謀與優勢

中共對施亞努旗下武裝的支持，是經由河內從中運補。據這位流亡王子在阿爾及利亞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宣稱：北越將中共給予他的軍火和裝備運送到他的部隊手中，同時也有蘇聯製造的火箭等武器。不過他們祇將蘇俄的軍品當作北越贈送的禮物（註十三）。這句話當然是自欺而不能欺人，可見北越在毛俄之間雙方對高共武裝的補給，是一視同仁，所以中共必須開關可以撤過北越直接通達高棉的途徑，且經由此一路線亦可直接補給越共。這不僅是與蘇俄爭奪高共與越共，也是控制北越的套索。

幾年以前，中共興建滇寮公路，一般都認為這條公路是以支援泰共叛亂為目標。殊不知它在猛綏與寮國十九號公路相接，經過瓦瓶平原可以東達北越奠邊府，南接胡志明小徑，經由施亞努小徑通達越南共黨控制區。假如烽火後的寮國瓦瓶平原與胡志明小徑沿線地區都劃為寮共防地，而寮共又能偏向北平，則滇寮公路的作用，便可達成中共直接聯絡高棉與越南共黨，並藉以脅制北越的任務。

北越侵寮的目標，在越南尚沒有被它席捲以前，祇是假道與作為補給基地，除保護胡志明小徑沿線與佔領寮南斧柄地帶而外，斷沒有以重兵進據寮北瓦瓶平原的理由。雖然它經由寮北可以威脅兩都，但脅迫的目的，亦不過在迫使永珍要求美軍停炸胡志明小徑。然而在蘇俄駐寮大使米寧奔走斡旋之下，於一九六九年已促成了永珍願將胡志明小徑沿線地區劃給寮共——亦即讓北越安全假道，以交換北越部隊撤出瓦瓶平原。又何以在是年九月既已撤退

，正當永珍準備要求美軍停炸胡志明小徑而換取寮共停火時，至來年一月，北越部隊又重佔瓦瓶平原？且不惜重大傷亡攻佔猛綏，並開始在寮國使用俄援坦克與大砲及火箭，又顯然是得到了莫斯科的同意。（註十四）

何以致此？這便不能不認定北越部隊進據寮北沿十九號公路地區，其目的在阻止中共經由此一公路對高越共軍直接支援，並使其本身的西南部領土免遭威脅。因為這一期間，中共所建築的滇寮公路已展至猛綏與十九號公路即將相接。河內與莫斯科原以為永珍部隊在收復此一地區時，必將阻止中共在猛綏施工，至少將予空中轟炸。誰知永珍對中共工兵部隊在其防區內為所欲為，竟視若無睹，甚至其運輸機飛經本國領土上空遭到中共護路高砲部隊射擊，亦禁止給予報復，（註十五）所以北越部隊又不得不捲土重來，蘇俄亦准許使用俄援武器而並不顧慮開罪永珍。

很顯然，俄毛在印支的爭奪，北越固然是爭奪的重心，而寮國又為此一爭奪戰鬥中的戰略要地，中共如能控制寮共並進而籠絡到永珍，則北越便不能不與它合夥輸出戰爭而揚棄蘇俄，否則它可經由寮國直接支援高越共以置北越于其包圍中。一九六一年的寮戰即由此而起，越戰亦由寮戰而開端。滇寮公路的興建，便是為了實現此項陰謀。由越南停火協定已達簽字階段，使中共的此項陰謀已日益暴露，北越和蘇俄在寮國的爭奪戰鬥中，已經是處處顯露了敗象。

六 永珍與北平關係的微妙

從去年六月以來，寮國共黨及永珍政府對北平與河內，即開始發生一連串的不尋常的事件。首先是永珍盛傳寮毛雙方不久即將交換大使，同時自一九六四年其大使一去不返的中共駐寮使館，已由門可羅雀，一變而為車水馬龍，永珍政府要員多出入其門，（註十六）至十一月廿四日，寮國派駐北平的新大使果然履任。（註十七）八月間，寮共愛國陣線由其秘書長馮沙文率領龐大的代表團訪問北平，與李先念、王新亭、葉劍英等曾舉行了一連串的會談。（註十八）

接着位於寮東北部邦同省的寮共軍區司令文宣上校，結合該省省長，將北越派駐的顧問全部制服，並繳下親北越寮共部隊的武裝宣告反正，當他們率

部三百人投入永珍軍旗下時，宣稱其起義的目的，在擺脫北越人的折磨與控制，且忿于河內反對以和談解決寮國問題。（註十九）寮共與北越武裝，自一九七〇年其寮南軍區司令爲反對北越軍加重農民軍糧負擔而遭槍決後，寮共武裝投向永珍的事件經常發生，但這些反正的寮共部隊都屬於寮南軍區，且最大的單位亦不過連級。在東北部的軍區司令與省長結合起義，事屬創舉，亦可見寮共軍政人員對北越的憎恨乃人同此心。

在此同時，北越駐于瓦瓶平原的三一二師全部撤離，中共迅即派遣其一二五團至該地沿着十九號公路佈防。據華盛頓明星報駐寮記者布萊夏報導，中共進據瓦瓶平原的此一包括步兵三千人的部隊，數月前曾在寮北來而復返，這次捲土重來，顯示中共已完全擊敗了北越企圖將勢力伸入其寮北禁區的努力。（註廿）由于以豐沙里爲基地的寮共及武裝，中共是透過當地軍政領袖波發（Khammouane Boupha）而實施統治，（註廿一）對聽命于河內的桑怒寮共總部，是政令所不及的特區，沿着滇寮公路的進展及所形成的交通網而擴展其勢力範圍，等于是中共的鐵幕逐漸伸展到了寮北。

更發人深省的，是永珍政府對寮共的作戰，既以桑怒爲基地的寮共武裝爲對象，對侵入寮國的外軍，亦祇要求北越軍撤離，從未提及早有兩萬人以上之中共武裝盤據寮北，對來自豐沙里的寮共軍攻城略地，又似乎是採取不抵抗主義。連永珍參謀本部對豐沙里的敵情亦毫無所知。當美國記者問及該處時，其答覆是永珍對豐沙里所能了解的，並不比美國人對月球知悉得更多。（註廿二）是否如此？我們從寮國政府宣佈：寮共佔領區佔全國總面積三分之二，其居民則祇佔總人口三分之一，而由寮共區逃出的難民總數已達七十萬人。（註廿三）寮國總人口不過二百八十萬，佔總人口三分之一的寮共區居民應爲九十萬而有七十萬人逃離，除移民填補而外，則寮共武裝便無法生存。北越連年征戰，田園寥落，早感民力不敷，在它無法向寮國移民的情況下，所以寮共區的居民，必然是中共有計劃地由滇南移植而來。這便等于是它將雲南的鐵幕已向寮北擴張，無怪乎永珍參謀本部對該地情況隔膜，可能連河內亦無法得知。

七 結論

毛俄在印支的新爭奪

我們有理由認爲溥瑪政府對中共伸展其勢力于寮北乃早有默契，由越戰和談已進入停火協議簽訂階段，雙方聯合對付河內的步調更加顯明。永珍在促使寮共倒向北平，以便藉其促成和談成功而重組聯合政府，可能中共對此早有諾言。中共企圖掌握寮共以控制永珍政府，藉以迫使河內不得不跟隨它將蘇俄排印支地區。並以永珍與寮共和談成功作爲標榜，一面以斡旋和談的姿態籠絡東南亞各國政府和它建交；一面藉其在寮國所開闢的交通網支援各國共黨擴大武裝叛亂配合統戰的毛式戰爭。

去年十月，寮共已將原駐桑怒的總部遷至靠近雲南的豐沙里，其原因是由于與北越發生和戰之爭而形成寮共武裝紛向永珍投誠。幾乎在此同時，寮共包括有廿四名的空前龐大和談代表團亦抵達永珍，並宣佈放棄它一向堅持必須停炸再開始和談的先決條件，（註廿四）這顯然是中共經由寮共和談代表團向永珍政府所灌下的第一杯迷湯。所以此一期間，永珍方面一致認爲和談充滿樂觀氣氛。溥瑪總理且于訪美期間，面告尼克森總統，認爲任何解決印支問題，不能沒有中共參加，並相信北平將是和乎要角。（註廿五）這都表示永珍與北平的默契至此而愈加顯明。

至于中共在寮國和談成功後將如何掌握永珍政府？這從寮共和談代表所提出的今後三派聯合政府，將先前的中立派與右派派納爲永珍派，再以愛國陣線旗下的各黨派爲中立派，（註廿六）使它在三派聯合政府中而擁有其二，自然可以全部操持。溥瑪親王原是由中立派的擁戴而成爲中立派領袖得以出任聯合政府內閣的總理，中立軍既已被分化而在寮共旗下另有一枝中立軍，中立派又被納入永珍派而與右派合流，他如再任總理，便必須遷就寮共而聽命北平，這便達成了中共在永珍排除蘇俄勢力的目的。

再由最近中共將滇寮公路從南他建一支線通達與泰國清盛一河相隔的賓虛西（回寨），又由猛賽建築另一通達雲南的公路，（註廿七）這些交通網，都是可以撇開河內而與印支各國共黨直接交聯，並置北越于其勢力包圍之中，以脅制它不敢倒向蘇俄的。從蘇俄最近派遣高級特務齊里也夫重回永珍出任其大使館秘書，而一九六四年經美國政府宣佈爲不受歡迎者而離美的蘇俄前駐美武官格勒察寧上校，亦在永珍出現，（註廿八）即可窺知毛俄在印支的爭奪已經到了白熱化的階段，其重心雖在北越，但以寮國爲焦點。

註：（一）「匪俄在東南亞的競爭」。本刊、四、六、一九六五、三、十、黎

世芬著。註：(二)「北越內幕」。J·P·霍尼博士著。註：(四)「寮國政府面臨的難題」。本刊、八、八、一九六九、五、十、拙著。註：(五)「越南編年史」。默山著。註：(六)「新華社」廣播。一九七二、三、廿。註：(六)路透社香港電引述遠東經濟評論報導。一九七二、四、廿四。註：(七)「四日間四國事」。一九七二、九、九，中國時報刊載駐東南亞特派員齊簡通訊。註：(八)法新社北平電。一九七二、三、廿六。註：(九)施亞努親王訪問記。美國新聞週刊，一九七二、八、四、南洋商報譯載。註：(十)「柬埔寨與和談」。南洋商報，一九七二、十一、廿五。註：(十一)「從寮國和談瞻望越局」。本刊、十一、十二、一九七二、九、十、拙著。註：(十二)路透社永珍電，一九七二、六、廿二。註：(十三)法新社香港電，一九七二、十一、廿五。註：(十四)路透社

東南亞局勢的展望

張耀秋

一 越戰關係東南亞的安危

共匪十餘年來全力秘密支援越共擴大叛亂，以政治滲透與武力顛覆，企圖推翻越南政府，攔取整個三邦，包圍泰國，窺伺印（度）、緬、星、馬及菲律賓，囊括印尼，以達控制西南太平洋的目的。其後蘇俄爲着與共匪爭奪對共黨國家的領導權，故亦加強對北越的軍經援助，使北越得以發動對越南的侵略戰爭，而陷越南於危急境地。

幸而美國自從一九五四年七月簽訂日內瓦協定以後，即於當年同意協助西貢政府「從事發展並保持一個強大而活力充沛的國家，使之能抵抗顛覆陰謀或軍事侵略」。艾森豪總統並派遣一個小型軍事顧問團，還提付了十四億美元援助當時的吳廷琰政府。一九六一年，美軍駐越的顧問人員，已增加到三千人。其後美國逐漸增加其對越南的援助，歷經艾森豪、甘迺迪、詹森、尼克森四任總統，美國在越戰中犧牲甚大，死亡四萬五千人，傷三十幾萬，耗資一千三百八十幾億美元，詹森總統且因而不得不放棄競選連任。尼克森總統上台後，先於五月提出其謀求越南和平的八點計劃，願在「十二個月之

社香港電，一九七二、八、十五。註：(一)合衆社永珍電，一九七二、十、五。註：(二)華盛頓明星晚報記者布萊德夏永珍航訊，一九七二、十、十。註：(三)「中共在寮國及克什米爾秘密築路」。一九六九、六、十九、華府星報，六、廿七、紐約每日專欄報，六、廿、英倫泰晤士報，六、卅、紐約時報，分由阿巴庫（Tammy Arbuckle）、史各特（Paul Scott）、哈佐赫斯特（Peter Hazlehurst）、及商柏格（Sydney H. Schanberg）所撰。註：(四)「寮國剿共白皮書」。一九七〇、三、十、永珍政府編印。註：(五)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二、十、十五。註：(六)南洋商報，一九七二、十、廿九。註：(七)法新社香港電，一九七二、十、廿二。註：(八)美聯社永珍電、本年、元、十三。註：(九)曼谷英文郵報、本年、元、廿三。

內，大部份美軍，美國盟軍及其他非越南部隊，均將依照協議分批撤離越南。六月又與阮文紹總統在中途島會晤，會後即宣佈其第一次的撤軍聲明。七月分訪亞洲六國，途經關島，發表其轟動一時的所謂「新亞洲政策」——或稱「尼克森主義」，特別強調「美國不再捲入類似越南的戰爭」，希望亞洲各國須負起內部安定之責，美國僅願提供經濟援助和核子傘的保護。到十一月三日爲平息其國內反戰示威運動，乃提出「越戰越南化」的政策性演說。這一連串的聲明，都無非達到一個目的，即越戰美國化轉爲越南化，也就是將美國人擔負的戰爭責任交給越南人自己負責。

美國的越戰越南化計劃，雖包括政治與經濟各方面，但其重點則在軍事，旨在裝備及訓練越南三軍，接替主要作戰任務，以便美軍逐漸撤離，至於越南軍隊，自美國實施越南化以來，數字上和裝備上均有顯著的進展。現在越南的軍隊約有一百一十萬人，其中大多數是地面部隊——正規陸軍有四十六萬五千人，海軍陸戰隊有一萬七千人，民防部隊有五十二萬三千人。海軍已接受了九百七十五艘船隻，空軍的飛機已由一九六九年的三百架增至二千四百架。（註一）武器裝備訓練全都是美國支援，不管機動力火力方面，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